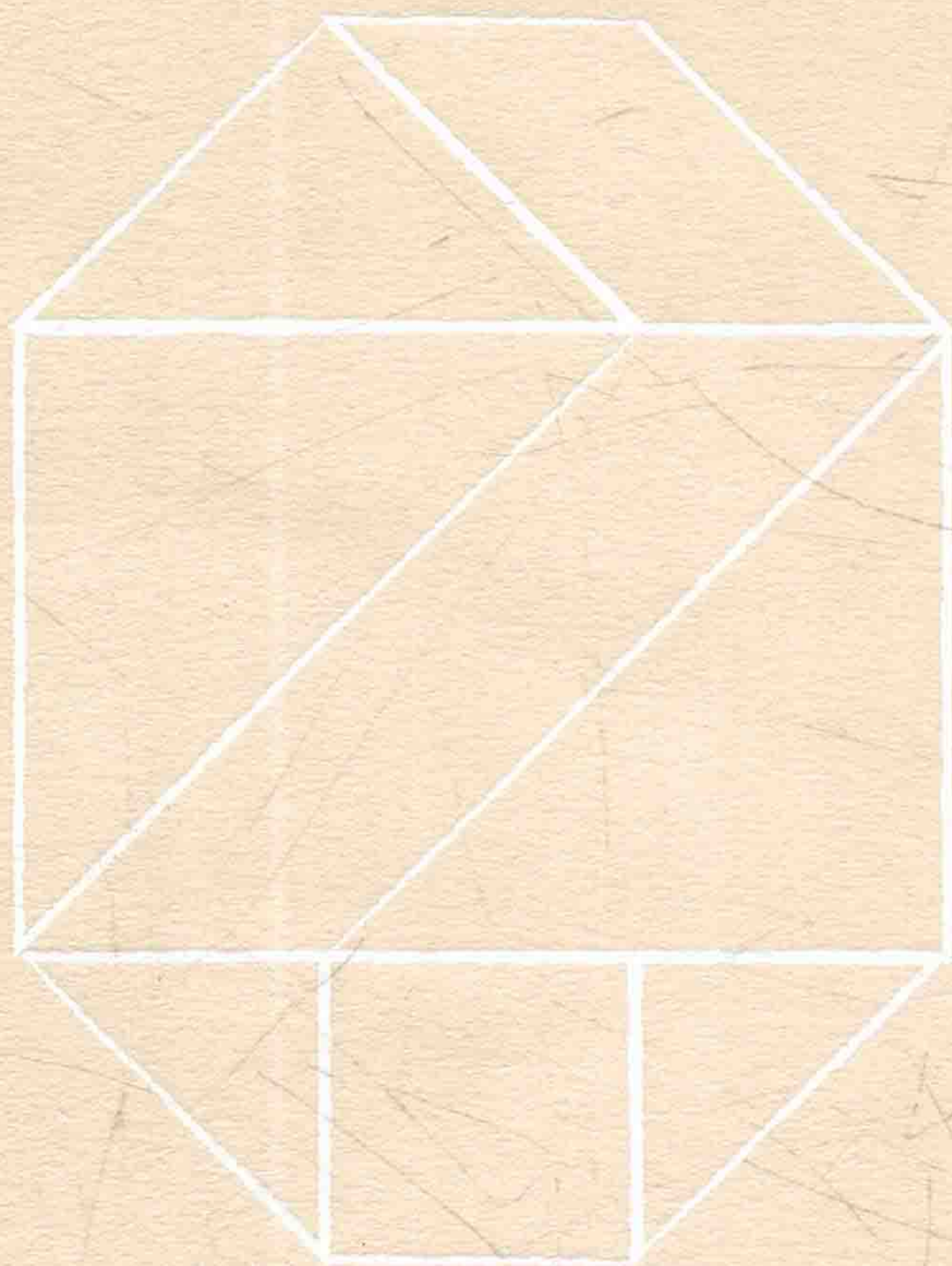


水的 人的 眼泪

· · · 欧阳黔森选集

欧阳黔森 / 著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水的眼泪

· · · 欧阳黔森选集

SHUI DE YANLEI

欧阳黔森 / 著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桂林 ·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水的眼泪：欧阳黔森选集 / 欧阳黔森著. —桂林：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7.3

(黔山七峰)

ISBN 978-7-5495-9547-1

I. ①水… II. ①欧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诗集—中国—当代③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32092 号

出 版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：541001

网 址：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

出版人：张艺兵

发 行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电话：(0773) 2802178

印 刷：广西民族印刷包装集团有限公司

南宁市高新区高新三路 1 号 邮政编码：530007

开 本：880 mm × 1 240 mm 1/32

印 张：15 字数：360 千字

版 次：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

定 价：39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总 序

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,以行政区域或文化范畴为作家群命名,并进行推介、阐释、评价的方式,已然成为当代文学的一种突出态势或现象。2015年8月28日,来自全国各地的当代中国文学评论家数十人聚集贵阳,召开了“贵州作家群高峰论坛”,首次以“黔山七峰”的群体命名方式,推出了贵州文坛上创作突出的七位贵州作家。其宗旨和目的在于以“全国视野看贵州”,通过贵州作家的创作实践与全国评论家的互动,向外界推介贵州作家群,让更多的贵州作家进入全国评论家和读者的视野,得到更大范围的关注,从而激活贵州文坛活力,引领贵州作家不断创新突进。

贵州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,有着极为丰富和浓郁的民族民间文化;与此同时,贵州又是一个移民省份,历史上有过多次大规模的移民潮,为贵州带来了不同地域的异质文化。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长期互动融合,最终形成了贵州独特的多元、多样、多层面的开放式文化生态。这一生态,无疑也深刻影响了生活在这一地域的文学

创作者的文化人格与创作实践,同样形成了贵州独特的多元、多样与多层面的文学生态景观。“黔山七峰”文学群体中的成员们,相互之间生活经历迥异、题材偏好有别、艺术追求多样,非常突出地表现了贵州文学生态的这一特点。特别应该指出的是,因为时代的进步和历史的变迁,“黔山七峰”就整体而言,在题材的拓展、思想的深度和艺术手法的多样性等诸方面,相较之前的贵州文学,都有了新的发展和提升。这是历史的必然,时代的必然,也是艺术发展规律的必然。

没有传承,也就不可能有发展。“黔山七峰”的出现不是偶然的,而是在贵州前辈作家所创立和积淀的文学沃土上传承和发展的结果。作为一个历史阶段的文学代表群落,“七峰”没有,也不可能囊括当下贵州创作的全部事实和成果,它只是一个窗口,外界由此可以窥探贵州文学全豹之一斑。

欧阳黔森

目 录

散 文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|
| 3 | 水的眼泪 |
| 39 | 白层古渡 |
| 53 | 十八块地 |
| 72 | 故乡情结 |
| 81 | 横断山脉中的香格里拉 |
| 99 | 穿越峡谷 |
| 107 | 武陵纪事 |

诗 歌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
| 121 | 那是中国神奇的版图
(组诗)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

- 133 贵州精神
- 152 地质之恋(组诗)
- 160 新疆行(组诗)
- 171 桃花风
- 174 这是那夜月的错
- 177 民族的记忆(组诗)
- 187 旗 树

中篇小说

- 193 白多黑少
- 280 莽昆仑

短篇小说

- 359 敲 狗
- 378 断 河
- 399 兰 草
- 420 血 花
- 431 丁 香
- 441 有人醒在我梦中
- 459 远方月皎洁

散文

假如我在人世间有八十年的光阴,我想 2005 年肯定是最值得记忆的一年。我想不出,在以后有的三十年里,还有哪一年能像 2005 年这样震撼我。这样的震撼,实际上已影响了我九年,再往深了说,它影响了我对人生的前五十年的思考。我不纠结“在我之前我是谁,在我之后我又是谁”的通常考问,也不纠结“我从哪里来,又要到哪里去”的疑惑。圣人说:“五十而知天命。”果如其言,我了然的是一个“道”字,老子的精髓。我知道了我存在于世即是宿命。我要做的就是“道”行于世。“道”字的结构:首即是头,头上两点即是眼,眼高头低即是思,思之则走之。如是,可谓正“道”否?

2005 年我四十岁,正是不惑之年。可以说是上天垂青于我,让我在三十天的旅程里感悟到的东西,即使是用三十年的时间也未必能做到。这有点像金庸武侠小说里的练武之人,突遇奇缘,本来要用三十年才能打通的任督二脉,经绝顶高手短时间的倾力而为,这练武之人的最难点任督二脉由此通畅。

而我的奇缘却是大自然,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常为世人惊叹,可这样的鬼斧神工不仅仅是“惊叹”两字可以了结的。叹而不思,惊而不悟,惊叹又有何用?悟道不悟,空为妄语。这便是我辈的浅薄之处。

说到奇缘,当然就在一个“奇”字上。这个奇就是我没想到,在短短的三十天里,我从中国版图的最南到了最西。这两个地方给我印象最深的都是水。在以往,像我这样的人往往会忽略它,水的无处不在,恰恰是我容易忽略它的原因。再说,我的家乡堪称西南山水之乡,有闻名遐迩的大瀑布和数也数不清的瀑布群,有大乌江、南北盘江和千万条小溪。有山就有水,这是云贵高原的特征。贵州既是长江水系重要支系乌江的发源地,又是珠江水系的主要发源地。要说有什么地方因为水而震撼我是很难的,大瀑布、大江、大河、大湖、大海都见过,水于我来讲再平常不过了。然而,南海的水不一样,罗布泊和塔克拉玛干的水不一样,这样的不一样使我深深震撼。如果要总结我最深的印象,那就是:在南海上航行,除了水还是水,那就是水的世界;而在新疆行走,到处都是水的形状、水的痕迹,却没有水。在戈壁滩里、在大山和峡谷中,你分明看见了小溪、大河、湖泊,可那只是水曾流过的痕迹和水曾经存在的形状。当我在塔克拉玛干的沙海里捧起一捧沙粒时,脑海里立刻闪现出那浩瀚无垠、波澜壮阔的南海。地理知识告诉我,这里在亿万年前也像南海一样,可是我眼前见到的却是三十三万平方公里的沙海,世界的第二大沙漠。细腻的沙在手中根本停不住,像水一样滑溜,从指缝中漏掉。是的,年轻的喜马拉雅山脉抬升了,这里将不再是水的世界。我站在这茫茫沙海里,

脑海里想的是,那时候,水一定哭了,这些沙就是干涸的泪珠。

先南后西,那年的10月28日我到了祖国的最南方。对于我来讲,从没见过这样多的水,这水多得让我恐惧。小时候就知道有一个成语——波澜壮阔,到了这里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波澜壮阔。小时候也听惯了一首歌——《西沙,我可爱的家乡》,开头第一句就是:“在那云飞浪卷的南海上……”

这首歌曲,旋律优美,令人百听不厌,歌词更美,令人无限向往。是的,人生在世,有很多向往是不可能实现的,我也早习惯了这样的现实。不过,有向往总比没有好,就算向往只是一个美丽的神话,我也要向往。能不能实现其实已不重要,重要的是我们有向往这样一个过程,这过程中有一种美好在心里慢慢绽放。我很享受我的很多向往,虽然它们在我的脑海里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边,这并不要紧,要紧的是我享受我的向往,这些向往像美丽的神话萦绕在我心中,让我时时想起。令我没想到的是,这样一个我敢都不敢想的向往,却在我的不惑之年实现了,我在云飞浪卷的南海上航行了九天八夜。

这是怎样的九天八夜哪!就是现在,九年都过去了,我依然不能准确表述心中那些涌动着的思绪。

南海航行完成后,船在三亚靠岸。海南岛的三亚也是我向往的地方之一,有一首歌曲叫《请到天涯海角来》,以前很是让我激动和向往。可到了三亚,我却激动不起来,思考了半天才找到原因,什么天涯海角,去了西沙去了南海深处的人,还会激动三亚?第二天,笔会的组织者说:“今天安排到三亚最美的地方去。”我说:“不去了。最

美？还有西沙美？”组织者说：“当然西沙美，不过一般人去不了呀！”我说：“既然我去了南海、去了西沙，就是不一般的人了，一般人去的地方，我就不去了。到了西沙再看三亚就没啥意思了。”组织者说：“你不到‘天涯海角’那几个字前照张相？留个纪念嘛！”我说：“在西沙的礁石上都照了‘祖国万岁’了，再在这三亚石头上照‘天涯海角’还有意思吗？再说，这是天涯海角吗？至少去过南海深处、去过西沙的人都会这样疑问的。”组织者笑了起来：“好！船昨天夜里才靠岸，你是应该好好休息休息，在南海上航行时，你是吐得最惨的。”

是的，我吐得最惨。笔会结束后，参加笔会的人都写了一篇文章。阿来写的是《中国，走向海洋》，阎连科写的是《海上漫想》，李洱、北村等写的要么直奔主题要么就浪漫抒情，而我只能写《没想到晕得这么惨》。

怎么晕得惨已写过了，这里就不讲了。要讲的是，即使这样晕惨了，我也不后悔，当然这是我晕倒在西沙之后才这样想的。这之前，我曾动摇过。动摇之前，我还英雄状地在驾驶指挥室里，与船长、大副谈笑自如。当我分不清东南西北，分不清大海和天空时，我还清醒地意识到，我们一千多吨的船，在那惊涛骇浪中像一片树叶一样。浪起，船头被高高举起；浪伏，船头又深深地砸下。一朵朵浪花铺天盖地砸向驾驶室时，我才觉得有点不妙。我问大副：“他们呢？”大副知道我问的他们是谁。刚才不久，阿来和熊育群还在用望远镜观察前方呢。大副说：“早走了。”顿时，我眩晕得站立不住。要不是水手帮忙，我根本回不了卧舱。

在卧床上,我根本躺不稳,干脆任性滚下床,抱着水手拿来的桶吐开了。这辈子我没少吐过,像醉酒,像生病。可没像这样狂吐过,我感觉天旋地转,人轻飘飘的,像要死了一样难受。当时,我头脑还算清醒,心想,这回死在海里了。

在有作家身份以前,我是个地质队员,在荒山野岭中也遇到过几次生死之险。在十万大山、在横断山脉、在东昆仑我都经历过危机,可那些危机和在海里完全不一样。在陆地上,再荒芜再险峻,我的脚可以告诉我真实,我心里不会恐惧。在这海上,我的脚毫无用处,只是我的五脏六腑告诉我,严重动荡,生不如死呀!上船之前,有人告诉我,曾有人受不了颠簸跳海的,还说有人带了一只狗上船出海,狗受不了跳海了。我曾当是玩笑,现在知道并非玩笑,我要是站得起来,走得出去,也要跳海。

第二天,船靠岸了,我也记不清巷口的名字。只记得有人说,这是近海,到深海还很远。本来一靠岸,我就有劫后余生之感,这一听,立刻又恐惧起来。

言谈之中我往安全方面扯,意思很明了,希望知难而退。我想,只要多几个作家附和,主办方可能会考虑。但是,我的想法还在萌芽阶段,就被掐死了。几乎所有人都兴高采烈,根本不搭理什么安全问题。只有《花城》杂志的编辑申霞艳对我表示了同感,她也晕得很惨。不过,在她说了一番话后,我也不再动摇。她说:“晕死算了!此生要到南海西沙也就这次机会了。西沙不是谁想去就能去的地方,无论你是多大的官员,或是多么有钱的老板。我敢说,这是作家第一次到

西沙,三生有幸,决不错过。”见女士都如此,我只能咬牙说:“当然。”

说完,我赶紧离开,倒不是没话与她讲了,实在是只有选择躲开。每次我看见徐在林船长的眼睛,便会自惭形秽,至少在大海上是这样的。他正朝我们这个方向走来,我要不走,就必须要看他的眼睛,我又是个迎面从不避眼的主,而他一看见我,可能会露出鄙视的眼神,这样的眼神也许不会出现,但我的德性决定了我不能在也许上犹豫。四十而不惑,这样的年纪实在是有些浅薄。那时候,浅薄的我有这样的行为也实在是当然。我浅薄地想,惧船怕大海,这几天,我早已闻名 302 船了。船长鄙视我在情理之中,想我们这些文人,一天舞文弄墨的,没什么出息,不就是出海嘛,就成这样了。

三天前,我们是何等充满激情,什么叫激情澎湃,到了澎湃时才知道。那时候我们真的沸腾了。

临上船,南海渔政渔港管理局吴壮局长给我们讲南海形势,而后是南沙问题、北部湾问题、西沙问题甚至钓鱼岛问题。虽然叫吴壮,但他身材并不高大,一副书生模样,却丝毫不影响他的果断、他的思路清晰,言辞掷地有声、铿锵有力,充满感染力。在壮丽的南海图前,他胸有成竹地表述、气势磅礴地指点,无不体现一个男人的魅力。当时,我想,他要是海军司令多好呀!后一想,也不成,就是海军司令也没用,这些问题的存在,海军司令奈何?

至今,每每想起吴壮,想起吴壮在海图前的身影,我依然澎湃不已。这些年南海问题、北部湾问题,还有钓鱼岛问题,几乎白热化了。很奇怪,只要这方面的问题进入我的视野,我就想起吴壮,这个让我

澎湃的吴壮,这个让我热爱南海、热爱西沙的吴壮。吴壮现在哪里?他是否退休了?不得而知。这个让我热泪盈眶的吴壮同志哟!

之所以尊称吴壮为同志,是因为他点燃了我心中从未消失的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,尽管这两个主义一直在我心中,但澎湃起来却是因为吴壮。吴壮与我的愿望是一样的,保卫南海,这样是为同志。不一样的是,他一直身临其境、身体力行。而我只能屹立高原面向大海,心花怒放。吴壮同志,您还在南海吗?什么时候,南海像您所说,在那云飞浪卷的南海上,盛开着一行行、一队队的浪花,让全国人民都“心潮逐浪高”,让所有中国人都说:“那是祖国盛开的花朵。”这些钢铁之花,开遍南海,谁敢阻拦中国之花盛开,就给来个花葬,掩埋了它。让全世界都聆听花开的声音。

遥远的那天,吴壮同志在南海图前的第一句话,是“你们知道美济礁吗?”我们当然不知道。不知道不知痛,知道了才心痛。南海海域图,清晰而明了。我第一次那么亲近地看望南海,心中无限感慨,那时,我真恨自己没有才华赋诗一首,只能朴实地望着南海感叹——那是中国神奇的版图。

神秘、美丽、富饶是散落在南海上那些众多大小岛礁的形容词,这正是我心痛之所在。仅北纬 12° 以南78万平方公里的南沙水域中,就有230多个岛呐。其中岛11个,6个沙洲露出水面,被周边六国七方所包围,而我国驻守的仅寥寥8个。8个?230多个岛礁哪!谁不心痛,一定是王八乌龟。

徐在林船长是个英雄,他曾在美济礁捍卫国家尊严。那是1995

年5月13日发生的事,简称“5·13”事件。美济礁是那一海域中面积最大的一个礁,是一个宽阔的、准封闭型的环礁,中间形成一个潟湖,潟湖平均水深25米,在其西南方向无险滩,是一个避风抛锚的好地方。无论在军事还是经济上它都有非常重要的位置。既然这么重要,肯定有人想打主意。

那天凌晨,中国渔政34号船在美济礁值勤。我们可以想象美丽的美济礁是怎样的美若仙境,我甚至想象徐在林屹立在船头,正欣赏海天一色的天堂美景。雷达却看清了有人来破坏,不,应该是进犯。太不要脸,4000吨级的登陆舰和一艘护卫舰,配备了大炮和直升机,直愣愣朝300吨的渔政船而来。一方是正规军人军舰——海军,一方是中国渔政管理人员。也没什么可怕的,徐在林心一横,把船打横拦在水道上,你有本事撞沉老子,要不,就停下,从哪来滚哪去。

上级命令渔政34号船,力争将对方拦截在8海里之外,万一不行,则拦截在5海里之外,迫不得已的情况下,将34号船横向沉没堵死南口主航道,誓死不让敌舰进入美济礁。

无疑,这是一个悲壮的命令。我想,是个中国人,都不希望这样的悲壮发生。这样的悲壮,不由得使我产生一个愿望,就是我知道:这个上级是谁?这样的命令是谁下达的?当然,我不可能知道。我知道的是,渔政小小的300吨船,最后让他们该滚哪滚哪去了。幸好,34号船背后是“从此站起来了”的中国人民和强大的祖国,悲壮才没有显现。要是徐在林们悲壮了,那一定是中华之痛。为什么?保卫美济礁的是渔政船。为什么别人敢出动军舰,我们却叫渔政守